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

且說丁二爺叫小童打開包袱。仔細一看，卻不是西紙，全換了桑皮紙，而且大小不同，仍舊是八包。丁二爺道：「此八包分量不同，有輕有重，通共是四百二兩。」展爺方明白，晚間揣了九次，原來是饒了二兩來。周老兒歡喜非常，千恩萬謝。丁二爺道：「若有人問你，銀子從何而來？你就說鎮守雄關總兵之子丁兆蕙給的，在松江府茱萸村居住。」展爺也道：「老丈若有人問，誰是保人？你就說常州府武進縣邊樸村姓展名昭的保人。」周老一一記住了。又將昨日丁二爺給的那一錠銀子拿出來，雙手捧與丁二爺道：「這是昨日公子爺所賜，小老兒尚未敢動。今日奉還。」丁二爺笑道：「我曉得你的意思了。昨日我原是漁家打扮，給你銀兩，你恐使了被我訛詐。你如今放心罷。既然給你銀兩，再沒有又收回來的道理。就是這四百多兩銀，也不合你要利息。若日後有事到了你這裡，只要好好的預備一碗香茶，那便是利息了。」周老兒連聲應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丁二爺又叫小童將昨日的漁船喚了來，將周老的衣服業已洗淨曬乾，叫他將漁衣換了。又賞了漁船上二兩銀子。就叫僕從幫著周老兒拿著銀兩，隨去料理。周老兒便要跪倒叩頭。丁二爺連忙攙起，又囑咐道：「倘若茶樓開了之後，再不要粗心改換字號。」周老兒連說：「再不改了！再不改了！」隨著僕人，歡歡喜喜而去。此時展爺從人已到，拉著馬匹，在一邊伺候。丁二爺問道：「那是展兄的尊騎麼？」展爺道：「正是。」丁二爺道：「昨日家兄遣人來喚小弟。小弟叫人帶信回稟家兄，說與吾兄巧遇。家兄欲見吾兄，如渴想漿。弟要敦請展兄到敝莊盤桓幾日，不知肯光顧否？」展爺想了一想：「自己原是無事，況假滿尚有日期，趁此何不會會知己，也是快事。」便道：「小弟久已要到寶莊奉謁，未得其便。今既承雅愛，敢不從命。」便叫過從人來，告訴道：「我上松江府茱萸村丁大員外那裡去了。我們乘舟。你將馬匹俱各帶回家去罷。不過五六日，我也就回家了。」從人連連答應。拉著馬匹，各自回去不提。

且說展爺與丁二爺帶領小童，一同登舟，竟奔松江府，水路極近。丁二爺乘舟慣了，不甚理會；惟有展爺今日坐在船上，玩賞沿途景致，不覺就神清氣爽，快樂非常。與丁二爺說說笑笑，情投意合。彼此方敘年庚。丁二爺小，展爺大兩歲，便以大哥呼之。展爺便稱丁二爺為賢弟。因敘話間，又提起周老兒一事。展爺問道：「賢弟奉伯母之命，前來進香，如何帶許多銀兩呢？」丁二爺道：「原是要買辦東西的。」展爺道：「如今將此銀兩贈了周老，又拿甚麼買辦東西呢？」丁二爺道：「弟雖不才，還可以借得出來。」展爺笑道：「借得出來更好；他若不借，必然將燈吹滅，便可借來。」丁二爺聽了，不覺詫異道：「展大哥，此話怎講？」展爺笑道：「莫道人行早，還有早行人。」便將昨晚之事說明。二人鼓掌大笑。

說話間，舟已停泊，搭了跳板，二人棄舟登岸。丁二爺叫小童先由快捷方式送信，他卻陪定展爺慢慢而行。展爺見一條路徑俱是三合土壘成，一半是天然，一半是人工，平平坦坦，乾乾淨淨。兩邊皆是密林，樹木叢雜。中間單有引路樹。樹下各有一人，俱是濃眉大眼，闊腰厚背。頭上無網巾，髮挽高髻，戴定蘆葦編的圈兒。身上各穿著背心，赤著雙膊，青筋暴露，抄手而立；卻赤著雙足，也有穿著草鞋的，俱將褲腿卷在膝蓋之上。不言不語。一對樹下有兩個人。展爺往那邊一望，一對一對的實在不少，心中納悶。便問丁二爺道：「賢弟，這些人俱是作甚麼的？」丁二爺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。只因江中有船五百餘隻，常常械鬥傷人；江中以蘆花蕩為界。每邊各管船二百餘隻，一船一小頭目，百船一大頭目。又各有一總首領。奉府內明文，蘆花蕩這邊俱是我弟兄掌管。除了府內的官用魚蝦，其下疋行市開秤，惟我弟兄命令是從。這些人俱是頭目，特來站班朝面的。」展爺聽罷，點了點頭。

走過土基的樹林，又有一片青石魚鱗路，方是莊門。只見廣深大門，左右站立多少莊丁伴當。臺階之上，當中立著一人，後面又圍隨著多少小童執事之人。展爺臨近，見那人降階迎將上來，倒把展爺嚇了一跳。

原來兆蘭兄弟乃是同胞雙生，兆蘭比兆蕙大一時辰；因此面貌相同。從小兒兆蕙就淘氣。莊前有賣吃食的來，他吃了不給錢，抽身就走。少時賣吃食的等急了，在門前亂嚷。他便同哥哥兆蘭一齊出來，叫賣吃食的廝認。那賣吃食的竟會認不出來是誰吃的。再不然，他弟兄二人倒替著吃了，也竟分不出是誰多吃，是誰少吃。必須賣吃的著急央告，他二人方把錢交付給，以博一笑而已。如今展爺若非與丁二官人同來，也竟分不出是大爺來。

彼此相見，歡喜非常，攜手剛至門前，展爺便把寶劍摘下來，遞給旁邊一個小童。一來初到友家，不當腰懸寶劍；二來又知丁家弟兄有老伯母在堂，不宜攜帶利刃：這是展爺的細心處。三個人來至待客廳上，彼此又從新見禮。展爺與丁母太君請安。丁二爺正要進內請安去，便道：「大哥暫且請坐。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面前稟明。」說罷，進內去了。又囑咐預備洗面水，烹茗獻茶。彼此暢談。

丁二爺進內，有二刻的工夫，方才出來說：「家母先叫小弟問大哥好。讓大哥歇息歇息。少時還要見面呢。」展爺連忙立起身來，恭敬答應。只見丁二爺改了面皮，不是路上的光景，嘻嘻笑笑，又是頑戲，又是刻薄，竟自放肆起來。展爺以為他到了家，在哥哥的面前嬌癡慣了，也不介意。

丁二爺便問展爺道：「可是呀，大哥。包公待你甚厚，聽說你救過他多少次。是怎麼件事情呀？小弟要領教。何不對我說說呢！」展爺道：「其實也無要緊。」便將金龍寺遇凶僧、土龍崗逢劫奪、天昌鎮拿刺客以及龐太師花園衝破路邪魔之事，滔滔說了一回。道：「此事皆是我行俠義之人當作之事，不足掛齒。」二爺道：「倒也有趣，聽著怪熱鬧的。」又問道：「大哥又如何面君呢？聽說耀武樓試三絕技，敕賜「御貓」的外號兒，這又是甚麼事情呢？」展爺道：「此事便是包相爺的情面了。」又說包公如何遞摺，聖上如何見面：「至於演試武藝，言之實覺可愧；無奈皇恩浩蕩，賞了「御貓」二字，又加封四品之職。原是個瀟灑的身子，如今倒弄的被官拘住了。」二爺道：「大哥休出此言。想來是你的本事過得去；不然，聖上如何加恩呢？大哥提起舞劍，請寶劍一觀。」展爺道：「方才交付盛價了。」丁二爺回首道：「你們誰接了展老爺的劍了？拿來我看。」只見一個小童將寶劍捧過來，呈上。二爺接過來，先瞧了瞧劍鞘，然後攏住劍靶，將劍抽出，隱隱有鐘磬之音。連說：「好劍，好劍！但不知此劍何名？」展爺暗道：「看他這半天，言語嘻笑於我。我何不叫他認認此寶，試試他的目力如何。」便道：「此劍乃先父手澤，劣兄雖然佩帶，卻不知是何名色。正要在賢弟跟前領教。」二爺暗道：「這是難我來了。倒要細細看看。」瞧了一會道：「據小弟看，此劍彷彿是「巨闕」。」說罷，遞與展爺。展爺暗暗稱奇，道：「真好眼力！不愧他是將門之子。」便道：「賢弟說是「巨闕」，想來是「巨闕」無疑了。」便要將劍入鞘。

二爺道：「好哥哥，方才聽說舞劍，弟不勝欽仰。大哥何不試舞一番，小弟也長長學問。」展爺是斷斷不肯，二爺是苦苦相求。丁大爺在旁，卻不攔當，止於說道：「二弟不必太忙，讓大哥喝盅酒助助興，再舞不遲。」說罷，吩咐道：「快擺酒來。」左右連聲答應。

展爺見此光景，不得不舞。再要推托，便是小家氣了。只得站起身來，將袍襟掖了一掖，袖子挽了一挽，說道：「劣兄劍法疏略。倘有不到之處，望祈二位賢弟指教為幸。」大爺二爺連說：「豈敢，豈敢！」一齊出了大廳，在月臺之上，展爺便舞起劍來。丁大爺在那邊，恭恭敬敬，留神細看。丁二爺卻靠著廳柱，蹠著腳兒觀瞧。見舞到妙處，他便連聲叫「好」。展爺舞了多時，煞住腳步，道：「獻醜，獻醜。二位賢弟看看如何？」丁大爺連聲道好稱妙。二爺道：「大哥劍法雖好，惜乎此劍有些押手。弟有一劍，管保合式。」說罷，便叫過一個小童來，密密吩咐數語。小童去了。

此時丁大爺已將展爺讓進廳來。見桌前擺列酒肴，丁大爺便執壺斟酒，將展爺讓至上面，弟兄左右相陪。剛飲了幾杯，只見小童從後面捧了劍來。二爺接過來噌鏗一聲，將劍抽出，便遞與展爺道：「大哥請看。此劍也是先父遺留，弟等不知是何名色。請大哥看看，弟等領教。」展爺暗道：「丁二真正淘氣。立刻他也來難我了。倒要看看。」接過來，彈了彈，顛了顛，便道：「好劍！此乃「湛盧」也。未知是與不是？」丁二爺道：「大哥所言不差。但不知此劍舞起來，又當如何？大哥尚肯賜教麼？」展爺即瞧了

瞧丁大爺，意思叫他攔阻。誰知大爺乃是個老實人，便道：「大哥不要忙，先請飲酒助助興，再舞未遲。」展爺聽了，道：「莫若舞完了，再飲罷。」出了席，來至月臺，又舞一回。丁二爺接過來道：「此劍大哥舞著，吃力麼？」展爺滿心不樂，答道：「此劍比劣兄的輕多了。」二爺道：「大哥休要多言。輕劍即是輕人。此劍卻另有個主兒，只怕大哥惹他不起。」一句話激惱了南俠，便道：「老弟，你休要害怕。任憑是誰的，自有劣兄一面承管。怕他怎的？你且說出這個主兒來。」二爺道：「大哥消言。此劍乃小妹的。」展爺聽了，瞅了二爺一眼，便不言語了。大爺連忙遞酒。

忽見丫鬟出來，說道：「太君來了。」展爺聞聽，連忙出席，整衣向前參拜。丁母略略謙遜，便以子姪禮相見畢。丁母坐下。展爺將座位挪了一挪，也就告坐。此時丁母又細細留神，將展爺相看了一番，比屏後看得更真切了。見展爺一表人材，不覺滿心歡喜，開口便以賢姪相稱。這卻是二爺與丁母商酌明白的。若老太太看了中意，就呼為賢姪；倘若不願意，便以貴客呼之。再者男婚女配，兩下願意。也須暗暗通個消息，妹子願意方好。二爺見母親稱呼展爺為賢姪，就知老太太是願意了。便便悄悄兒溜出，竟往小姐繡戶而來。

未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